



我的父亲

梅绍武 著

上

梅兰芳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K825.78

20

:1

我的父亲

梅绍武 著

梅兰芳

上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梅兰芳/梅绍武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ISBN 7-101-05028-X

I. 我… II. 梅… III. 梅兰芳(1894~1961)—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277 号

书 名 我的父亲梅兰芳

著 者 梅绍武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7½ 插页 4 字数 57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028-X/I·685

定 价 59.80 元

目 录

上 册

表

——童年的一段遭遇	(1)
第一次风险	(5)
第一次访问香港	(13)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里	(33)
传播京剧艺术的使者	
——早期介绍京剧艺术给国际友人的实况	(49)
中印金兰谊 绵延千载久	
——忆父亲和泰戈尔的友谊	(56)
赠石订交万里盟	
——和瑞典王储五十年前的一次会见	(63)
梅兰芳和日本	(69)
附:梅馨远流樱花国	
——1924 年日本《演剧新潮》杂志社邀请著名戏剧家为梅兰芳 举行座谈会(速记稿)	(98)
五十年前京剧艺术风靡美国	(116)
梨园影坛两大师	
——忆父亲和卓别麟的友谊	(142)
深切的怀念	
——忆父亲和保罗·罗伯逊的友谊	(153)
艺人最重千金诺	
——忆父亲和美国先驱影星范朋克夫妇的友谊	(160)

梨园泰斗和百老汇主教

——记父亲和大卫·贝拉斯科的会晤	(171)
梅兰芳·肖恩夫妇·《霸王别姬》	(178)
观梅剧受益甚多的美国单人剧大师露丝·德雷珀	(191)
梅兰芳和美国工人“活报剧”	(196)
为祖国争光	

——忆父亲荣获美国两家高等学府颁发的博士学位	(201)
梅兰芳和波摩那学院	(209)
胡适的一篇佚文:《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215)
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222)
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	(230)
梅兰芳和肖伯纳	(241)
沟通文化 促进邦交	

——记父亲首次访苏时的题词和通信	(251)
一尊列宁塑像	(256)
梅兰芳和高尔基	(262)
《梅兰芳和高尔基》补遗	(269)
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72)
梅兰芳和爱森斯坦	(279)

下 册

梅兰芳和布莱希特	(297)
梅兰芳与新加坡一段缘	(303)
有乡先生能赏音 折节交到忘年深	
——记父亲和张簪先生的深厚友谊	(310)
京昆艺术两大师	
——忆父亲和俞振飞的友谊	(323)
《天女散花》和徐悲鸿	(332)
梅兰芳与丰子恺	(338)

附：访梅兰芳	(343)
梅兰芳和黄佐临	(347)
傲骨从来耐岁寒	
——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	(352)
附：梅兰芳曾留过胡子	(359)
“把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场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	
——记父亲创办国剧学会	(364)
功夫何止冶花衫	
——忆父亲对昆曲的提倡与钻研	(372)
奏艺氍毹数十春 音容笑貌五洲存	
——忆父亲的艺术生活	(382)
坚贞柔婉的虞姬	
——忆父亲演出的《霸王别姬》	(388)
绚丽多采的手姿	(397)
脾气并不随着能耐长	
——忆父亲的戏德	(404)
万花如锦春莺啭	
——忆父亲如何保养嗓子	(413)
艺术青春常在的奥秘	
——忆父亲为艺术而锻炼身体的二、三事	(418)
和王琴生先生的一次谈话	
——忆父亲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424)
和王琴生先生的二次谈话	
——续谈父亲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445)
泰州寻根记	(480)
读父亲三篇旧文有感	(488)
附：诚意来应付，虚心来研究	(493)
登台杂感	(495)
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497)
“梅学”在国外	(498)

我的父亲梅兰芳

附：艺术的强大动力

——1935 年苏联艺术家讨论梅兰芳艺术记录为梅兰芳

举行座谈会(速记稿) (505)

附录：梅兰芳的故居 (519)

附录：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 (531)

附录：梅 兰 芳 (542)

附录：梅 兰 芳

——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 (555)

梅兰芳记事(1955 年 1~5 月) (562)

表

——童年的一段遭遇

一九五七年的一个深夜，父亲刚演完戏回来，为了写作《舞台生活四十年》，他仍不知疲倦，在灯下翻阅一本《庚子大事记》，……

夜阑人静，他指着书中一节对我说：“你来看看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的罪行！”

随着父亲的指点，我看到杨典浩的一段记载：

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庚子年间（一九〇〇年），父亲七岁，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书中血迹斑斑的记载，又使父亲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艰难的童年生活……

父亲四岁丧父，从小由他的伯父梅雨田抚养。雨田是当时的名琴师，给演员谭鑫培操琴。八国联军入侵后，街市一片萧条，戏院、茶园大都被焚毁，剩下的几家也掩门歇业。演员有的闭门在家，有的逃离京城，有的生活无着，只得改行，像名丑萧长华当时曾在街头卖烤白薯，名净李寿山卖萝卜和鸡蛋糕……雨田虽然是个名琴师，也只靠演一场戏挣一份钱养活全家，戏院长期关门，坐吃山空，同样得改行糊口。幸好他过去和一家修表铺的赵师傅交往甚



梅兰芳伯父梅雨田

厚，彼此传授技艺，一个学修表，一个学胡琴，因而雨田也学得一手修表的好手艺。往常同行家里钟表坏了，他都乐于代劳修理，分文不取，现在迫不得已，也只好靠修表来维持生计。

当时，侵略军成天在街巷挨门搜掠财物，抢劫行人，“竟有带同两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虏……倏闻前街某家被扰，又闻后巷某家被搜；适闻左邻洋人才去，又闻右邻进去洋人；自天晓至日暮不下数十起……”（仲芳氏：《庚子纪事》），“洋兵挨户查看，亦有不计次数而来者，此乃私出攫取物件也。入门便问，有银元与表否？”（杨典浩：《庚子大事记》）

梅雨田家住在前门李铁拐斜街，属于德军强占区。侵略军发现梅家有钟表，便不断闯入勒索，一天数次，骚扰不堪。

“砰砰砰”，门又被敲响。家里的一个七岁男孩把门打开，见是一个黧黑面孔的洋兵，并没有显出丝毫畏惧，冲着他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认识你，你来过四趟啦！”



梅兰芳母亲杨长玉（著名武生杨隆寿之女）

边说边用力把他朝门外推去。洋兵一挥手，把孩子蛮横地推倒在地，扬长而入，嘴里叽哩咕噜地操着洋腔：“不用你管，叫你家大人出来！”

家里存放的亲友的钟表全给洋兵抢走，此后再没人敢来委托修表，雨田的家境于是越来越不济了。

七岁的父亲跟着寡母暂时避到外公（名演员杨隆寿）家里。洋兵来犯，妇孺便藏在一间堆放舞台布景的屋子里。有一次，洋兵硬要撞进去，杨隆寿阻挡，发生争执。洋兵掏出手枪威胁，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悒郁成疾，不久便去世了。寡母只得带着孩子忧伤地重新回到梅雨田家。

父亲的两个年轻姑姑那时到陈金

雀(原名陈金爵,为当时著名昆曲小生,因演《金雀记》出名而获此名)家里避难,脸上涂了煤黑,藏在他家天花板房顶里,白天送饭上去,夜深才敢下来。陈家后来也被抢劫一空,生活从此十分困窘。

庚子年底,雨田债台高筑,只好把住宅卖掉,租住百顺胡同宋家的几间房。有一次,房东催租甚急,父亲的伯母拔下头上的簪子去变换换掉,才把房钱付清。

光绪廿七年(一九〇一年),戏院还没有复业,梅家生活更形艰难,为了缩减开销,又搬到贴邻杨小楼住的那个四合院里,全家八口人(当时家中有曾祖母,梅雨田夫妇,雨田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女儿,加上我父亲母子两人,共计八口人),租住三间房……



梅兰芳伯母胡氏(演员胡喜禄侄女)

黑暗的年月,悲惨的时世,在八国联军铁蹄蹂躏下,多少中国人民惨遭杀戮,多少老弱妇孺颠沛流离;当时聚居北京的一批戏曲艺人,同样是经磨历劫,终日在悲愁惊恐中过着日子。

父亲心情沉重地对我讲述了上面这段他不大向人提起的童年遭遇。

我问道:“那位开门不让洋兵进来的男孩是谁啊?”

“就是我”,父亲答道,两眼闪着愤怒的光芒。

父亲童年时亲眼目睹八国联军践踏祖国大地的血腥暴行,亲身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从此深深地埋下了对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种子,爱国主



梅兰芳祖母陈太夫人

义精神在他的心中不断滋长起来。确实，父亲的一生是爱国者的一生。抗战初期，他演出《木兰从军》，并排演了新编历史剧《抗金兵》和《生死恨》，以艺术为武器，激励人们抗敌卫国。以后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蓄须明志，任凭敌人威迫利诱，拒不登台给他们演出，表现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艺术家的高贵品质。虽然父亲挚爱戏曲艺术，但他更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乐于清贫自守，甘冒任何风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艺术。能经得住如此严峻的考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除了日后的思想锻炼以外，我想，这和他幼时的生活经历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

1976年8月8日写，时为先父逝世15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风险

父亲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到他在民国二、三年头两次到上海演出的情况,说是他“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①。确实,通过那两次赴沪演出,父亲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名声越来越响,他在艺坛上的地位明显地巩固了。

但是,就在这期间,出现了戏班争夺我父亲的一次纠纷。父亲在书中写到:

我快要离开上海,接到翊文社田际云来信,邀我明年新春仍在他那里演唱,这是他听见俞五赶了下来,恐怕我改搭双庆班。事实上等他的信到上海,我已经接受了俞五的邀请。同时还接到另一个班社来邀请我的信,我都来不及回信,就登车北返。俞五在上海玩了好久,一直等我唱完才同走的。到了前门车站,翊文、双庆……几方面都派人来接。结果我是坐上了俞五给我预备的马车,回到鞭子巷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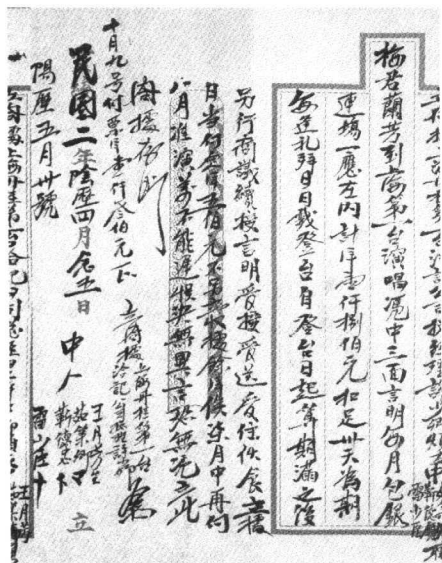
翊文社知道我要改搭双庆,派管事来和我交谈,经过几度磋商,答应正月间先在翊文唱几天,再归到双庆,这样才解决了这场小小的纠纷^②。



梅兰芳在上海(1913年)

^① 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集,第10章,第12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版。

^② 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集,第40~41页。



梅兰芳第一次赴沪演出时与剧院签订的合同

有老生孟小茹、贾洪林、瑞德宝、高庆奎，武生田雨农（田际云之子），旦角王蕙芳、路三宝、胡素仙，老旦谢宝云，小生张宝昆等人。父亲唱的是《祭塔》等着重唱工的戏，戏码大都排在倒第二、三，渐渐有了点名气。那时他才十几岁。

民国二年（1913）秋，上海丹桂第一台邀请著名汪派老生王凤卿和我父亲去演出。起先是王凤卿唱大轴，父亲的戏排在倒第二，同台演出的是该舞台的基本演员，如武生盖叫天、杨瑞亭、张德俊，老生小杨月楼、八岁

父亲在这里只把这件事说成是一场小小的纠纷，细节没有详述，但是一些知道内幕的亲友们却对我说：“那可是你父亲刚刚享名时所遇到的第一次风险！”

名声渐显 戏班挖角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

父亲首次赴沪演出之前，在北京搭的是著名花旦田际云（即响九霄）^①所组的玉成班，经常在鲜鱼口天乐茶园（今为大众剧场）演唱。同台的演员



梅兰芳（左）与王蕙芳

^① 又名想九霄。

红(即刘汉臣)、双处(原名阔亭),花脸刘寿峰、郎德山、冯志奎,小生朱素云、陈嘉祥,花旦粉菊花(即高秋颦)、月月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阵容整齐。父亲唱的《彩楼配》、《女起解》、《玉堂春》、《雁门关》、《宇宙锋》和二本《虹霓关》深受观众的欢迎,王、梅合演的《武家坡》、《御碑亭》等戏也得到赞许,于是王凤卿提议让我父亲也有个机会唱大轴,在唱到第十三天时,父亲便上演了新排的《穆柯寨》压轴。上海观众见到一个从北京来的唱正工青衣的新角,也能唱刀马旦戏,都以热烈的彩声鼓励。接着父亲又排演了头本《虹霓关》,跟二本同一天演出,当中夹一出王凤卿的《取帅印》,也获得很大的成



《彩楼配》,梅兰芳饰王宝钏



梅兰芳(中)与王少卿和王幼卿(1913)

功,从此享名。父亲为了感激王凤卿的提携,后来同他一直合作演出了二十多年,直到父亲在九·一八事变后移居上海,两人才不得不分手。父亲还让他的儿子王少卿给他操琴伴奏直至晚年,让他的幼子王幼卿在倒仓不能演出之后,去沪为我的弟弟葆玖开蒙说戏达八年之久。两家的关系亲如兄弟。

民国三年冬,上海丹桂第一台再次邀请我父亲和王凤卿南下演出,共唱了三十四天的戏。父亲那次又增加了《贵妃醉酒》、《破洪州》、《延

安关》、《五花洞》等剧目，一直唱到民国四年一月十日为止。这次父亲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更超过了上次。北京的双庆班班主名武生俞振庭（内行人称他为俞五老板）听说后，便专程去沪抢先邀我父亲回京后务必加入他的戏班演出。俞振庭的妻子是我父亲前室王明华的姑母，两家有这样的亲戚关系，父亲很难推却，但是田际云老板那边又不好得罪。事情确实很难办，必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父亲载誉回到北京后，田际云听说俞振庭想把我父亲这棵摇钱树从他的戏班中挖走，十分恼火，便叫他的管事赵世兴通知我父亲不许搭别人的班，而且威胁说，如果不听从就打断两只腿，永远甬想再唱戏。父亲的姑父秦稚芬听说田老板所下的这种蛮横无理“哀的美敦”书，甚为恼怒，他便仗义相助，亲自护卫我的父亲出出进进，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义务保镖 武艺超群

秦稚芬也是京剧演员，早年学武旦，艺名五九。他曾经跟天津著名的武术和书法家魏铁珊学艺，当时王凤卿、时慧宝等演员也跟这位魏三爷学过书法，可是魏氏传授自己的高超武艺给演员的只有秦稚芬一人，因此秦氏练得一身真功夫，棍棒、七节鞭等件件精通，最拿手的一着是在当时陶然亭黑窑场走会^①上，能够站在一辆奔驰的马车上舞耍钢叉，连名武生俞振庭都为之啧啧称赞。父亲早年学武旦蹀跷和打把子就是这位姑父亲自教的。据我的表叔秦叔忍先生说，他的父亲早年练武功简直练得入了迷，甚至能在一张摆着两盆



《长坂坡》，俞振庭（右）饰赵云，姚玉芙（左）
饰甘夫人

^① 走会即当时民间一年一度在秋季举行的武术竞赛会。

盆花的条案上，先串梭似地打一套猴拳，然后拉开架式，在盆花上蹲坐一个钟头之久，功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秦稚芬不仅武艺超群，而且练得一手好赵字，跟梁启超是莫逆之交。梁氏当时住在北京梁园，离秦家不远，常常在上午来找秦稚芬，两人议论国事，畅谈艺术，侃侃而谈，十分融洽。据说他最后一次递上奏折给光绪皇帝，就是自己打好草稿，由秦稚芬给他书写的。

田际云老板听说我父亲不理睬他的要挟，依然有意改搭双庆班，就想教训我父亲一顿，同时警告秦稚芬不要多管闲事。

一天上午，田老板让赵管事带领三十六名武把子，手持舞台上用的刀枪棍棒，朝鞭子巷梅宅闯来寻事。父亲预先听到了风声，从后门走出直奔秦家，秦姑父让他先躲一躲，自己飞快地赶来。他来到鞭子巷南口的一块空场时，遇到了那伙人，便阻拦他们的去路。赵管事上前搭话，问道：“你姓什么？干吗多管梅家的闲事？”

秦稚芬答道：“我姓祖，是你祖宗！”接着一个劈手就把那个抽大烟、瘦骨嶙峋的赵管事打翻在地，动弹不得。

三十六名武行一哄而上，把秦稚芬团团围住。他撕开大褂，嗖地抽出一根防身用的三尺见长的马棒，挥手就舞。武行们只会在台上耍耍花枪，练两套把式，那里经得住秦氏那一身货真价实的功夫，顿时有的被打翻在地，有的被打伤腿骨，个个弃枪丢棍，狼狈地一溜烟逃之夭夭。

田老板一听回报，气得怒不可遏，决计另找机会跟秦稚芬决个雌雄。秦氏也知道田老板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也加紧练功，舒展胳膊腿儿，准备鏖战一场。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月之后的某日傍晚，秦稚芬带着儿子叔忍和另一个小侄儿，在石头胡同溜夜市，忽见四个武把式虎视眈眈迎面而来。他猜到准是田老板不服输，又来找碴儿。



秦稚芬

他灵机一动，闪入附近一家义聚昌干果铺，把两个小孩托给熟人掌柜的照应，只身出来对付。

这次来的四个武把式全是彪形大汉，怒目瞪视，威风不小。他们同秦稚芬过话，讲定到附近的给孤寺门口的一块空场上比武较量。来到场地，秦氏便从腰中解下一根七节钢鞭，抡起就打。霎时间，天昏地暗，只见一个被打破脑袋，一个后脊梁中了一鞭，另外两名眼见招架不住，拔腿就跑。

秦稚芬在后面向他们怒斥道：“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唱戏的要讲义气，以后不许再干涉兰芳的行动！如若不然，再撞着你爷爷，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时期，秦稚芬姑父一直保护着我的父亲，简直就像个保镖。父亲的挚友冯耿光先生捐了一根带枪的手杖，亲自登门给秦氏送去，让他作为自卫之用，以防不测。秦氏拜谢退还说，凭他自己那身铁打的功夫足以保护侄儿，不需要那种劳什子。



《斗牛宫》，田际云饰仙女

田老板两次败下阵来，有所收敛，不敢再轻举妄动。父亲后来就跟他讲妥先在翊文社唱几天戏，然后转入双庆班，在文明茶园（今为华北戏院）演出。当时双庆班的演员有一部分也是由翊文社转过去的，如孟小茹、路三宝、谢宝云和高庆奎。其余同台的演员是原有的武生俞振庭、王毓楼，丑角王长林，小生程继仙和姜妙香等人。父亲从民国四年四月到民国五年九月一直就搭在双庆班里演戏，排演了《孽海波澜》等新戏，还演出了好几出昆曲戏，声望越来越高。俞振庭开始负责保护我的父亲的人身安全，秦稚芬护卫了一年多就告退了。